

“金融强国”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发展研究

刘建平 祝伟

摘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应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不仅需要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也需要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支持。“金融强国”战略完全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现代金融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滞后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直接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有待提升。立足“金融强国”六大体系,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三篇文章,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等三方面可以构建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框架。以“金融强国”战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布局,提升金融机构工作质效,构建多样化专业性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建立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

关键词:金融强国;新质生产力;现代金融体系;科技金融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2-0047-08

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坚持以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1]。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了质的跃升,真正驱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是互促共进的关系,“金融强国”战略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完全契合。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起到了关键的支持和推动作用,然而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探究如何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系,厘清“金融强国”赋

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和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与现代金融的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2]。“金融强国”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离不开技术创新与突破,也需要强劲的金融体系做支撑。“金融强国”战略完全契合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现代金融业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

收稿日期: 2024-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层信息溢出网络视角下西部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机制及预警研究”(24XJY012)。

作者简介: 刘建平,女,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北京 100872)。祝伟,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

1.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金融支持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金融强国建设,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金融强国”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本身具有“三高一长”的鲜明特征,即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从项目研发到最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每一步都需要大量且持续的资金投入。仅依靠企业相对有限的自有资金难以满足科技研发的需要,而此时作为实体经济血脉的金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现代金融主要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长期以来,我国总体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对于尚处于技术研发初期的科创企业,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成为其主要的融资渠道。当前,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已经初步建立,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与北交所各有侧重,风险投资得到了良好发展,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相互补充,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了相适应的直接金融服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能。

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大文章。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3]。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科技金融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引导更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倾斜和配置,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绿色金融通过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绿色融资工具^[4],直接引导资金从高污染、高排放领域流向绿色发展领域,充分满足绿色技术创新的合理融资需求,促使企业生产方式向绿色、节能、高效方向转变,推动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2. “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现代金融业属于新质生产力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现代金融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赋能新质生产力,对内也应是新质生产力的样本。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现代金融作为建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型金融业态^[5],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金融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再到数字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为金融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金融科技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优化和创新。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运营成本,为金融机构打造了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服务。现代金融产业关注前沿创新和业务效益的深度融合,持续创新金融科技供给,加速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现代金融业在技术、业务、监管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创新都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现代金融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信贷模型,推出适配性科创信贷产品,有效支持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了更多资金支持 and 风险保障,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此外,“金融强国”战略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金融服务体系优化,提高了现代金融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看出,“金融强国”战略有利于优化金融供给,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当前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市場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等未能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1. 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滞后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把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摆在战略突出位置,通过强化数字金融建设促进银行自身金融数字化转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持续加大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在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由于企业在科技研发中有轻资产、长周期、高风险特点,始终难以更好地契合间接金融需抵押、重担保的局限以及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现实^[6],中小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间接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滞后性逐渐显现。

第一,商业银行的授信模式与科创企业的估值匹配程度低。商业银行倾向于资产抵押类的传统信贷投放模式,而科创企业的核心是技术研发和技术人才,企业价值基于业绩成长或自由现金流,缺乏足额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二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供需错配,银行难以完全满足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二,风险管理趋严背景下,商业银行风控手段单一滞后,对科创企业“不愿贷”“不敢贷”问题突出。相比于高风险、长周期、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倾向于向成熟稳定的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难以为科创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第三,银行产品服务单一,同质化严重,与科创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不匹配。虽然一些银行针对科创企业陆续创新性地开发了研发贷、专利贷、成果转化贷等产品,但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有效满足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从而减弱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2. 直接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有待提升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备轻资产、高研发、盈利和现金流不稳定的特质,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信贷约束,所以大多数科技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更加高效地获取资金。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不断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完善注册上市、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制度,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以此培育新质生产力。但是现阶段我国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在整体规模、服务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资本市场规模偏小,难以有效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当前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7],包容度和覆盖面不够,难以有效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

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78.0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比高达62.3%,而企业债券余额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分别仅占8.2%和3%。第二,股权市场存在短板,难以有效支撑科创企业融资需求^[8]。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了多层次股权市场,各板块坚持不同的职能定位,共同为处于不同发展赛道、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直接金融服务,但这些股权市场或多或少在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上存在不足。例如,沪深主板市场上市门槛高,不适合大多数科创企业;科创板和创业板是专门为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设立的,但由于一些准入门槛的限制,中小科创企业进入板块仍存在一定难度;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场外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但存在流动性严重不足、退出渠道不通畅等诸多问题。第三,债券市场对科创企业融资支持有待加强。债券市场近年来持续创新债券产品,推出科技创新类债券、间接支持类债券等产品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支持,但总体来看债券市场对于科创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仍然不足。科创类债券发行量不高,并且其发债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小科创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相对困难,科创类债券市场“科创属性”不足。

三、“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金融强国”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出的整体性战略部署。“金融强国”战略从经济基础、综合国力与实力、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三个方面回答了“金融强国”应“强”在何处。把握“金融强国”的科学概念和丰富内涵,必须要完善“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六大体系^[9],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三篇大文章。

尽管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但仍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金融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不匹配等问题^[10]。“金融强国”是未来相当长时间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战略任务,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创新,需要强劲的金融体系支持。

“金融强国”战略完全契合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现代金融业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快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做好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大文章,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动力。一方面,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变革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新产业的扩张。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推动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不断催生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金融能助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整个社会优化产业结构,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发展之路提供金融支持,以创新驱动经济、产业、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从而形成绿色生产力。

加快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发展直接融资,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科技创新通常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不确定性特征,以股权融资为例的直接融资能够容忍短期股票的低回报,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却必须按期还本付息。此外,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更加保守,部分创新效率高的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仍然偏低。从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直接融资是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能有效推动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尽快构建融资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更好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助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如图1)。以“金融强国”战略为指导,将“六大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作为动力源泉,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金融体系作为关键引擎,将“六大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如图1)。以“金融强国”战略为指导,将“六大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作为动力源泉,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金融体系作为关键引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如图1)。以“金融强国”战略为指导,将“六大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作为动力源泉,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金融体系作为关键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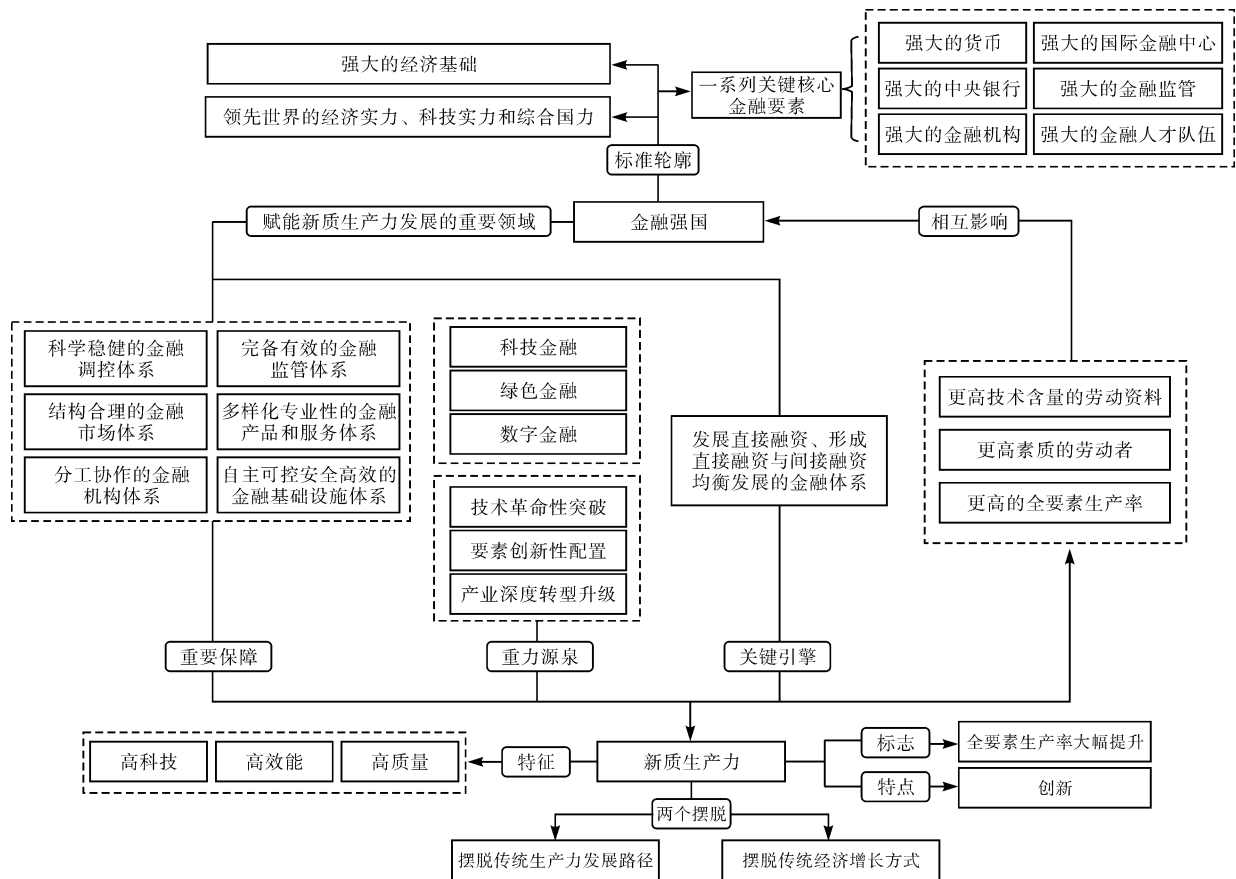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框架图

1.“六大体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加快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健全“六大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没有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企

业就难以高效地获得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源^[11]。同时,如果没有完备有效的外部监管、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匹配的金融基础设施,就无法满足企业诉求,更不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健全“六大体系”不仅有利于“金融强国”建设,更为金

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和严密有力的金融监管为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基础条件。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保障了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监管部门严密有力的金融监管,有利于实现金融监管对金融活动的全覆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结构合理的现代金融市场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是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和主力军。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能够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协调资金流动、价格波动、收益率制衡等作用。完善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有利于发挥金融机构的协同效应,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多样化专业性金融产品及服务、先进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武器。多样化专业性金融产品和服务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先进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六大体系”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共同实现对新质生产力从萌芽、成长至壮大的全程、全领域、全方位的精准滴灌与深度赋能。因此,以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健全金融的“六大体系”。

2.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科技金融是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新型金融形态,涵盖了科技项目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其目标在于通过金融手段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降低创新活动的资金成本,提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效率^[12]。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因此科技金融的发展完美适配新质生产力的需求。

第一,科技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创新活动早期往往风险很高、回报周期较长,需要资本的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科技金融能有效将资源用于有创新需求的企业,实现技术的创新,并高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的科技金融能发挥直接融资的优势,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为前沿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总体上引导社会的中长期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和科创产业发展。第二,科技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科技金融有针对性地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支持,能有效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客观评价资金需求主体的风险特性,切实解决信贷

准入难题,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外部支持。第三,科技金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行业的经营对象是金融商品,而金融商品天然具有高风险性、高传染性、高负债性和高信息不对称性特征,使金融业极具脆弱性。科技金融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测模型,更准确地预测风险,也能在危机发生后有效缩短响应时间,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绿色金融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发行绿色股票、绿色基金和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促进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为底色,既是先进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了保障。

第一,绿色金融创新了自然要素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组成了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同样由这三种要素组成。绿色金融能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转型程度更高的企业,激励其他企业不断创新绿色技术,为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支持。因此,绿色金融可以促进市场主体的绿色转型,促进企业从事绿色生产和经营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的创新配置,进而实现生产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有效改善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最终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突破、自然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第二,绿色金融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能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和“碳减排”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有效推动“两高”行业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绿色转型程度,激励部分并非“深绿”的企业进一步减少污染。

数字金融是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7]。数字金融是基于新时代数字技术所产生的新型金融模式,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金融形态,是更高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数字经济的金融形态。

第一,数字金融推动了要素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生产结构数智化升级。数字金融不断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使得金融资源靶向性地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同时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生产、

智能化生产的基础,是数字金融的关键要素,又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桥梁。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庞大且集中,在业务数字化及产业生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数据资源,推动了传统生产要素与新型数智要素不断融合,拓展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功能范围,显著提升了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要素经过数字化赋能,其价值得到提升,优化了要素之间的投入比例,从而推动了产业的数智化升级。第二,数字金融助推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推动创新技术传播。企业投资会综合考虑成本与回报,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企业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信贷成本。数字金融的低门槛、低成本和包容性特征,减轻了民营企业因抵押品价值不足、财务报表披露不透明等问题的干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局面,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数字金融的发展为技术研发成果的匹配提供了优化路径,使企业的研发成果能更契合市场需求。数字金融发展有效推动了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加,进而激发更多创新主体提高创新参与度,最终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金融强国”战略指导下,完善“六大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力点,也是金融深度服务实体经济、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基石。因此,围绕“六大体系”提出“金融强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行路径。

1.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布局,构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战略布局中,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撬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的关键引擎。因此,需要对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进行全面优化,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互促共进,形成能满足企业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融资需要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13],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一是优化间接融资结构。应鼓励国有大银行主动转型,开发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削减过剩产能和落后行业信贷支持,转向资助新质生产力领域重大项目与初创企业,创新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一体化服务,确保金融资源持续高效灌溉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同时,着力发挥中小

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优势,借助政策扶持和市场牵引力,促使其为新经济领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金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提升服务效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共同构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生态系统。二是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要积极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扩大直接融资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构建更加规范、透明、开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创设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四位一体”金融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企业融资、证券交易、并购重组、风险分散等方面的综合效用。建立健全灵活的退市与转板制度,逐步降低投资者参与新三板市场的门槛,提高市场内外资金流通效率,充分利用融资租赁、风险投资等创新型投融资形式调动社会资本,有效缓解实体企业,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代表性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压力,增加科技创新变现渠道,降低对传统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促进金融资源与新质生产力的高效对接与深度融合。

2. 提升金融机构工作质效,助力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展

金融机构在“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要自我革新,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推进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从而更好地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一是深度融入科技创新浪潮。金融机构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构建高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构建基于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研发成果、市场前景等多维视角的新型信用评级模型。二是提升内部运营效能。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流程再造、技术升级,为初创企业打造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一体化的线上服务平台,推动实现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客户服务等环节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转型,从而大幅缩短金融服务周期,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同时,金融机构应构建“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体系,推出科技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多元金融产品组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链条、全周期、个性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三是金融机构还要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发力,通过提升人员素质、优化内部管理、强化合规风控能力等手段,保证金融服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14]。通过深化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孵化器跨界合作,共建产学研资一体化的金融支持生态系统,使金融机构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资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效对接与深度耦合,共同推进我国

“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构建多样化专业性金融服务体系, 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金融机构要顺应时代潮流, 洞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和需求变化, 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金融服务矩阵。一是创新金融产品组合。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 金融机构要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 适应企业不同阶段发展需要。同时, 金融机构还应积极开发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服务, 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为着力点, 为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动力, 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无缝对接。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如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信贷、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智能合约融资等, 更加精准地服务新质生产力主体, 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服务效率。不仅如此, 金融机构还需要携手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 搭建跨界融合的服务平台, 共同构建涵盖咨询、培训、孵化、投融资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生态, 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助力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成长壮大, 催生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推动“金融强国”战略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实现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共进。

4.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构建新质生产力高效服务闭环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进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支撑。一是强化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借力大数据、云计算等尖端技术, 革新支付结算、信贷评估、风险防控等基础功能, 实现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与高效流转, 有效降低新质生产力企业的融资成本与时间成本。二是创新信息服务与信用评价机制。针对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特性, 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 充分考量知识产权、研发投入、技术转化能力等创新因素, 建立全面且公正的信用评价机制, 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可靠的信用背书, 增强金融机构对其的信任度与支持力度。三是强化互联互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要强化股权、债权、产权等交易市场联动, 以金融投资公司为平台, 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 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四是强化金融科技监管与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创建适应新经济形态的

金融监管沙盒机制, 为金融创新提供试错空间, 同时构建严格的金融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确保金融交易安全、有序, 为新质生产力的稳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5. 建立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护航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提升监管效能,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金融体系精准支持和保驾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15]。一是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监管层应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手段, 整合各类金融数据, 实现对金融市场, 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实时、全景式的监控, 填补监管空白, 提升监管效能, 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关键节点资金流动的精细管理, 对风险进行早期识别、预警与有效防控。针对科技创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设置更具包容性的风险容忍和监管规则, 鼓励适度试错和创新, 放宽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指导金融机构积极研发契合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如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 并在合法合规前提下给予必要的监管弹性。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鉴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诸多新兴业态和复杂金融产品, 监管层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填补监管空白, 明确各类新型金融业务的合法边界与行为准则, 引导金融机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严格遵循审慎经营原则, 规避系统性风险。三是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特点的风险防控体系。监管层应制定灵活且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标准, 重点关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技术转化可能性、市场前景等, 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保障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

6. 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 精准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 旨在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支持, 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精准高效地配置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强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建立一套涵盖风险识别、评估及预警在内的全方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并定期进行系统性压力测试, 以便提前预见并有效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可通过设立高新技术领域的信贷投放指引, 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 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 降低新质生产力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成本负担, 稳

定其长期发展预期。通过精准施策和预调微调,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16]。二是注重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制定并执行明确的信贷倾斜政策,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绿色债券等新型融资工具,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特殊融资需求;构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联动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力度,形成金融与实体产业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助力企业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7]。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
 [2] 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3] 邹克,周益赞.科技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背景[J].金融经济研究,2024(1):75-91.
 [4] 潘明清,谢清华,崔冉.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24(4):52-59.
 [5] 张佳佳.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

企业的实证证据[J].南方金融,2023(1):23-36.
 [6] 林春,文小鸥.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升级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66-75.
 [7] 潘锡泉.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国际经验及实践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24(7):89-96.
 [8] 贺力平,魏后凯,何平等.“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编委笔谈[J].金融评论,2023(3):1-18.
 [9] 南方日报评论员.加快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N].南方日报,2024-01-18(A04).
 [10] 陈雳,冯文倩,马骏.以“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国家竞争力提升[J].金融市场研究,2024(1):1-11.
 [11] 何德旭,龚云,郑联盛.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建设短板与发展建议[J].证券市场导报,2024(3):3-12.
 [12] 李珮.技术迭代市场变化人才培养[N].金融时报,2024-03-19(5).
 [13]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14] 陆岷峰.科技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经典理论、理论框架与应对策略[J].改革与战略,2024(3):1-13.
 [15] 何德旭,郭晓婧.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4(1):4-13.
 [16] 应晓妮.完善金融服务创新功能 推动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J].宏观经济管理,2023(12):38-44.
 [17] 魏鹏.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涵要义、逻辑衔接与实践路径[J].经济学家,2024(2):60-70.

Research on Empowering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Powerhouse”

Liu Jianping Zhu Wei

Abstract: The 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financial powerhouse”. As the lifeblood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e should effectively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ty economy.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continuously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Chinese economy, requiring not only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but also support from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financial country” fully meet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under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financial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hina’s finance industry. The financial system dominated by indirect finance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ability of direct financial services to serv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ix major systems of “financial powerhouse”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technology finance, green finance, and digital finance are important sources,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that coordinates the developmen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finance is the key engine. To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the strategy of “financial power”,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financial market structure,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work, build a diversified and profession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establish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build a scientific and stable financial regulation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powerhou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责任编辑:刘一